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十二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史致光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壬戌盡三月三日己

巳

吳若又以書貽中丞許翰書曰若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愛人以姑息必進偷安之言

愛人以德必進藥石之論近世公卿挾穿窬售身者多矣既自其身遂以此望人故稍聞辯別是非者驚為村鄙況肯愛人之盡言乎要非卓然特立自拔於流俗之中者未可與進藥石之論也竊聞中丞丈昔在禁掖以代言不詭隨獲罪復拜職青瑣以救孫傅被黜氣節如此必能受盡言矣若故願效其區區夫主上新即位强敵入城社稷震動賴祖宗天地之靈僅免傾覆而承紀綱敗壞之餘人材彫喪之後誤國之黨尚留廟堂賊民

之官猶克郡縣國勢委靡風俗陵夷士民顒顒獨一賢相出輔聖主以直道定國是以公論進人材盡去兇邪大收威柄愼惜名器平用賞刑因民之怨以飭兵順民之欲以施政嘗膽齧指雪上皇遜位之辱而吳敏乃首以姦進附下罔上有模倣蔡京之志中丞知之而未言耶抑不悟其心也崇寧以來臺諫皆熟視姦邪營緇閉口及其敗露已正典刑而彈章始至故雖有臺職無救於亂獨陳瓘言蔡京於威權之先至今天下稱誦以爲

知幾中丞平昔自負必不肯居陳瓘以下其早察之吳
敏建請上皇遜位遂授門下侍郎之除計其趍操豈復
能自振士論喧嘩因指為蔡攸死黨謂蔡氏父子採上
皇旨意令敏投隙為之庶幾敏在朝廷庇其宗禍或如此
敏特人役也果可在具瞻之位乎然若舊欽吳敏學問
尚疑其徐有所處及見救李邦彥劉子則始驚曰敏真
謬用其心矣吳敏先言軍人伏闕殺內侍毆宰相懼致
高俅竄黜之事此蓋欲以利害動人主而鉗天下之口

也次言李邦彦輔佐上皇前歳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
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特曲救李邦彦乃寂蔡
攸也又言建遣李鄴董使金人軍中終頼其力此盖敏
同主和議自徼其功也卒言異時王黼姦惡而不及蔡
京此又蔡京成呉敏王黼逐之蔡攸召之之私也事皆
不虚言庶可復昔胡后亂朝䰟政不競敺衛士之以私
憤焚殺張溗之家非為國也高歡畜馬積財本有異志
因此結士無忌憚之心至如前日軍民殺内侍毆宰相

宜聞有怨乎欣戴主上之德欲除國賊張朝威耳雖使高歡復生知民之未忘宋也而姦心自沮何窺伺之敢哉吳敏以此刼羣下志必有所在矣初上皇之相蔡京也京首立上書朋黨之法竄逐義士由此遂成壅蔽之風前日伏闕之士乃二十餘年防民之甚奔潰如此令人主即位之初吳敏當陳人心可畏使人主瞿然知覆舟馭馬之戒而首用高歡事動之此語一入言路塞矣杜牧賦秦阿房宫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夫民

敢言如前日乃中興之祥萬一蹔之使至於敢怒而已
則彼袒臂大呼者豈復於闕下哉某嘗聞上皇時有爭
得失執憑度者輙批曰五代跋扈君弱臣强之風故雖
有賁育之勇者莫敢犯雷霆之怒今又使臣下避高歡
之禍則朱雲王章復作亦不肯詣闕獻言矣吳敏此言
不知宰相之體也凡為宰相者舉措慰天下之望百姓
將以手加額未聞蕭曹邴魏房杜姚宋懼人毆擊於闕
庭之下也至於李邦彥在黼時似有士譽然身居政府

知燕雲之事必敗而持祿容身纔執親喪遽聞起復果以天下一日不可無李邦彥乎則力諫窮兵自焚之災猶申棄親事君之義何乃深穴狡兎之窟潛為鬼蜮之謀結蔡攸罷王黼身取宰相而蔡京復出蔡京亂常猶偃然不慚略飾要君之辭終無避責之實其為患失與王黼何殊而欲以罷黼為功是猶蔡京諫取燕雲蔡攸身為統帥父欲免謗於後子欲徼功於前人臣寧愚不識機陷於王黼之黨罪則罪爾至於心知不可意乃饕

名首竄妖狐愚弄天下雖有刀鋸豈能盡刑若夫李鄴
使敵兒童笑之虛張敵勢震動朝野使大臣膽落兵將
氣消坐視長驅寸草不結且開貪金邀地金人本謀李
鄴粗有識知自可折之以計而乃賣國謀身與敵為市
及李棁一出喪魄失言鄭望之輩又索高價於本朝輸
忠欵於異域吳敏既在樞府諒無藉口於將來遂指李
邦彦為有援於事機指李鄴為有功於國其與范瓊請
會稽之罪舅犯數從亡之愆識趣亦不等矣若夫王黼

姦惡難追刑誅然比蔡京十無四五童貫之能竊兵柄
蔡京實縱之方童貫之惑上皇圖幽薊在王黼特欲分
奇功取宰相耳蔡京固秉國者何不死爭耶今吳敏用
刑不平公論未允中丞丈如謂某言過當則請以吳敏
召用人材觀之葉夢得棄於人倫遽典名郡又嘗過闕
陸藻貪汚有素起守南門人主新即政之時召用一人
四海拭目而敏乃先此二人何哉聞敏與葉夢得深交
知其無罪夫百姓不可家至戶曉實得之說四海具聞

蔡絛名之上皇且以為害風教矣不知吳敏何以白之於天下如曰流俗謗議不足恤違公議而用之則夢得之私恩歸於吳敏百姓之謗讟歸於主上矣十餘年來竭人膏血破人骨肉箕斂星奔盜賊蝟會使民父食其子夫賣其妻四海豈復有願戴之心哉獨以主上之居春宮仁儉清修繫天下望至倉卒之變上皇知能傳位遂舍社稷吳敏不深念此又欲令主上抑人心違公論棄人之望而不用舍罪之魁而不誅指高歎以動羣臣

戒元魏而防民口萬一使主上結怨於民中興之功不亦難乎某嘗論上皇大臣皆有主辱臣死之責不當在庭而吳敏之徒不當作相何則援立之功如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昭帝乃當秉政不辭至於今日上皇還宮以就孝養吳敏等自有進退顧避之嫌群下易以生間昔房琯但一為肅宗送寶册爾身當親任賀蘭進明遂得疑之琯雖不長於兵然陳陶斜之禍未必不以上下疑阻而至敗也昔周武用文王之呂望漢惠用高祖

之蕭曹因民之心遂成大業至於漢宣帝心疑霍光而
亟用魏相唐太宗欲誅裴寂而親信魏徵用舍之宜固
自有理中丞丈其為國家審思之亦所以忠於吳敏也
某又聞中丞丈與吳敏厚果爾敏不罷中丞不當居職
盖聞蔡京王黼之相也開封臺諫徧置心腹說者曰欲
逐則臺諫為擊之欲罪則開封府為鍜鍊之此蔡京王
黼所以權傾天下而上皇不悟也今吳敏不必能至此
但中丞丈善自為謀可也中丞丈如無歉於心不避此

職亟言吳敏乃可免謗於天下耳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郎文學優贍議論慷慨娶張邦昌妹女常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妻妻駭然曰吳郎風邪何忽如此除太學正上書謂敏之救邦彥乃是救蔡攸其端可見矣書聞人人傳觀上不欲拂邦彥吳敏之意故斥吳若與合入差遣即日出城若欣然而去頗為士林所惜　尼堪兵過澤州逢奉使路允廸等言城下講和已割三鎮乃還太原尼堪遂還

太原於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府盡陷屬縣運芻粟為久居之計　御史中丞許翰上書論決戰有五利臣伏見金人退師以來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寐方以為憂夫以敵國之兵猛鷙驍勇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迫都城壁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遏郘之師不可復合知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

言哉今聞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一以閫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陘西斷太行内守大河國固無患敵以殘獘將歸之兵力不能復取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敵欲既盈將驕卒惰時益暄熱人馬喘汗以我方鋭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必則敗弱者奮况於關

陜百戰之士外誘於金繒而内激於憤耻破賊必矣此可以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智畧足恃議者見其木訥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帝在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鬨師道自少沉毅蓋其天姿介冑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然未可遂疑況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立功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為

國死以滌中原之耻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若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敵勢虛喝恐刼茍安目前為退萬世其意亦無他不過謂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敵騎復來則必諉曰國家事敵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姦回自營孰便於此非復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却顧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耳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

劬以謂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恭功惟斷乃成故願
陛下斷之而已　又上書臣伏見王師既行廟筭未定
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
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
必行鬼神避之此精神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
究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
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
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挫而愈厲抑而更揚

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勢已斷西河地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汴不可都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遂至陸沉後世有王導謝安之才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抔土則將若之何言至此可為

流涕陛下永念方来之難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尤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鍊也敵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和則臣之所陳可見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敵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

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許小却專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鋭已亡何以取勝况今為和議苟取目前之事雖然亦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為擄何不南向作賊死為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懟人為屈攘非小變也姑息目前亦未易况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税駕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

曰鄰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
時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
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
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即位北漢引契
丹入攻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
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
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种師道
為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叔察之法不用大兵當少優

之使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江河中此利誘使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將勇不恃謀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來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敵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功効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敵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强受之以和故敵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

縱敵之患欲為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者身任數年敵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詔曰是事甚大可令三省樞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改金字牌入内内侍省狀比因金人入攻截攔遞角内有御前金字牌子竊慮倣傚製造欲將舊法御前劄子等不得入鋪朱紅金字改用黃漆朱紅字牌子奉聖旨依奏　誅梁方平臣寮上言金

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衂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今灌以重傷死於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奉聖旨依軍法　初金人在城下梁方平守京城西壁方平命軍士矢無虛發候敵近則射之百姓以為方平叛率衆數喧閧執方平開封府因之謂方平家藏金人乃入其家搬其家貲官司斬首亂者數人乃定至是李綱建議請誅方平遂斬於市靖康前録曰是日收梁方平械送開封府治不守河之罪斬於茅座

橋

二十九日乙丑李邦彦乞持服依奏

三月一日丁卯朔賞功詔書詔曰朕初歷服適遭艱難

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士大夫擐甲胄冒矢石捍敵

勤王卒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

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馭賞罰之權不愛高

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具等第立功將士之名

來上毋以愛憎為髙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勵

思奮恊圖康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實有勞績之人外並無恩倖非泛轉官賞賜播告遠邇明知朕意

二日戊辰詔德安府進士張柄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嘉並與進士出身補廸功郎除秘書正字詔詞朕初宅丕祚務廣聽納庶来異同之論以滌壅蔽之奸雖布衣之士一言之善亦無收並取而不遺况爾等器識之美術業之富刻積来上丈義燦然肆加襃渥以就官使夫博士師儒職也爾自諸生遂陞此選其亦榮矣得之

非難持之惟難徃祗朕訓以克有終可依前件　靖康

錄曰自上即位以來芻蕘之言封章日不下數十函乙

夜觀覽未嘗稍厭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與

大臣議論嘗輟食吐哺前席咨訪陜自東宮時從宮中

服御器皿與夫府庫之積並兼鎰重共不及百擔而圖

書居其半幃帳無文繡之麗几榻無丹漆之飾絸為素

樸聽政未有月餘闢革弊政凡一百五事收其贏資與

其美卒足食足兵故發兵興制而斂不及於天下皆慎

乃倫德之所致非矯拂所能為也六賊如王黼梁師成李邦彥譚積或竄或殛至是蔡京父子童貫朱勔又皆正其罪斬方平首戒後之領軍逗遛而歸者何灌遂與方平等雖死不赦奪官及其子孫起唐恪為樞密許翰為中丞供職姚古种師道師中為制置使馮澥何㮚陳過庭梅執禮皆被召徐處仁上心眷眷疑其至虛上宰未除輿論怏然太平之期跂踵可待三月二日太學生雷觀張柄以二月五日上書合旨賜進士及第試觀二

手之書論事各得陳東十一而已東不免戮辛而二子
榮遇如此使金人不屈而死如郎官傅察者不聞褒崇
盡言極諫忠衛社稷不訣君父不附宰執如吳若者反
見斥逐天下事出人意外舉不可以逆料也
三日已巳授大宰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宫使門下
難進易退允髙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朝廷之體眷
予元弼為國良臣用舍雖繫於時始終且篤其義誕敷
明命敷告治朝光禄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智

沈而識精氣慱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
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
吉有聲猶擅邉書之備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
行李之勤處以真祠之逸陞華秘殿庶尚便於諮詢陪
賦爰田用昭宣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顧遺人事之勞
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具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
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光禄大夫加食邑七百
戸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己巳盡十六日壬午

中書侍郎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門下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盍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爲往大中大夫守中書

侍郎徐處仁秉心彊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辭宜之方畧材全而藏用陋黄霸之功名尚猷黄髪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八百國當臨守於輿圖漢制二千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興聖統無踰近臣肅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増爵秩昭示寵光於戲多難以興在强勉而行道無為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為毋負天下之譽可特授通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

霄宫使　唐恪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㮚守尚書右丞耿南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梅執禮翰林院學士陳過庭御史中丞蔡懋書樞密院事尚書右丞李梲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　宇文虚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靖康前録曰前此遣使臣追虚中本欲治脱身之罪是日晚金使入城來和議正乏人奉使乃令虚中行初至敵營與藥師相視而笑講燕中舊好故也使回欲以兩府指畫地界政府皇恐

之甚虛中因此為樞密使再往談說令以次官行乃太學正秦檜借禮部侍郎往河間程瑀借戶部侍郎往真定路允迪往太原沈晦借給事中賫誓書入國虛中還朝不自引咎挾奉使之功洋洋然甚有德色辱以言出之青社當時三鎮割地之詔及晦所賫誓書其間有云虛中辭也

五日辛未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臣僚上言臣聞賞罰國之大柄人君所以馭

羣臣定國是立主威益功同賞異則賞不足以示勸罪同罰異則罰不足以示懲昔漢宣帝致中興之盛本於信賞必罰而已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由此也謹按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王安中性資姦回善自縁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而安中内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敵情變詐朝廷所當

關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存撫未嘗一言及之暨安中還
朝坐席未煖金兵乘勝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
㓨掠者室廬焚蕩資財委棄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
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邉外之所致也其
罪不在梁師成譚稹之下而安中尚以從官祠宫擁厚貲
優游自便使安中自為計不過如此實未厭天下公議臣
欲望陛下斷自宸衷明正典刑投竄遠方上以慰祖宗在
天之靈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取進止三月四日奉聖

旨王安中師燕日久藥師結逆黨叛命並不幾察懷姦庇
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速將上取旨重行貶竄
三月五日奉聖旨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
南京隨州居住　王蕃瓊州安置　孫覿妄言太學生伏闕
事可別與差遣　汪藻上宰執劄子乞迎太上皇還闕其
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
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於事親
而德教刑於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為家顧天下安否

如何耳天下安親必與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捨是吾無以為治也然則狥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

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
廟堂諸公無一言救之於扶顛持危之計爲不審矣何
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
不一也敵國外患何代無之致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
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耻慰軍民之心爲主者
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乃使
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
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

車駕之出也衣冠皇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為名未聞有請於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奉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為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為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某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皇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既某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籍籍以南幸為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鷄

犬蕭然一空為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民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並強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制紛然專易守令遷官賜服略無虛日矣唐恪翁彥國師也惑於詔命並行而莫知有朝廷矣朱勔潰除其家奉斂州縣為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於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為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

民遷徙皆不安其居盖天下之弊甞極矣幸天儆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卧薪甞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絶惟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去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又何望耶以鎮江行宫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於是廢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清谿之役西兵方春以瘴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上

皇宜得高枕而卧耶某以為上皇糠粃天下褰裳去之
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
憂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居平猶無顧藉況
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紓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
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不動
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
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於春秋以龍德為憴引周
穆王瑶池之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内之戒以箝其返

挾此為姦騣騣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荅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為孝乎今數小人者斲喪國家天下之大惡也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方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為今之計莫若重為禮以迎上皇之歸遣見任宰相為迎奉上皇使天子

率百官東向臨遣於廷退而齋居疏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甚者易之彼為姦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營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脩然不復以萬機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於上命一於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於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李梲鄭

望之李鄴落職予外宫祠李棁鄭望之李鄴落職宫祠以奉使失辭也　門下侍郎趙野充太上皇行宫迎奉使　傳信録曰初道君以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内侍數人扈從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騾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

以如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行遂如鎮江道君居揚州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敵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城都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臣於是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白上曰此數人罪惡固不容恕然聶山之行

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罷山之行顯責童貫朱勔之屬陛下降詔恭依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矣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朱勔之屬相繼皆去太上皇將回鑾故遣趙野前去迎奉

七日癸酉詣景靈東宮燒香
八日甲戌詣景靈西宮燒香
九日乙亥詣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乙宮佑神觀相國寺
燒香戎馬已退躬謝祖宗也令在京寺觀為建齋醮道
場追薦陣亡將士被害人民　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
擇相臣竊覩國家强鄰入侵中外震恐陛下初臨萬幾
遭此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不勝痛恨
臣有愚見輒不避死亡之誅上干天聽伏惟陛下少留

神臣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翦除寇難興復治功必至排斥衆議屏除姦邪而信任忠勇有為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臣自聞邊人為警夙夜危懼曾詣都堂畧陳守禦之策見任宰相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未就緒况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旨持禄養交未嘗建明一事裨補聖明致有今日之患蓋平昔無事尚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

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誤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社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且專任委以軍國大事不使衆議移之羣邪沮之使盡其材力以了天下事至於朝士大夫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强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録用但宰相未肯為陛下言之往往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德東宫謙恭謹畏退托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

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興大利除大害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論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况太上皇剛明勇决一旦改悔知為羣邪所誤痛自罪已陛下誠能慨然有為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任直言修舉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踈賤小臣輙敢言及朝廷大臣犯冒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願有說焉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侍

御諫官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顧惜名位不敢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惜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為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陛下終不得聞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足以論天下之治哉又況陛下當即位之初以論相擇人為先不可不謹此一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書奏乃罷邦彥孝廸懋以吳敏為少宰出邦彥知鄧州孝廸以資學為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為大名尹召徐處仁唐恪

於外郡處仁召為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為戶部尚書言應奉司之害忤王黼遂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七年召為戶部尚書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城被圍遣兵官邉順以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五日辛巳太上皇詔賜宋與詔曰予夙心慕道託神器於嗣聖丕承天命喜無所喻然有恭謝難即燕安舟

御東來重煩有司御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
及邉使弛備鐵騎犯闕行宮越在淮泗而都城盡閉道
路隔絕深自為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留浙江以自衛至
於止粮餉截逰角皆私憂過計恐資敵爾緣此三事姦
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勅
州縣而實及予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宗
睒賫書至行宮遂交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
由是兩宮釋然胷中無有芥蔕重惟宗廟再安雖頼大

臣翊贊之助至若使父子間歡然略無纖毫憂疑者𣈆竭力為多也傳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兩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效矣𣈆周旋兩宫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𣈆

十六日壬午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重臣迎候道君皇帝奏曰恭惟上皇鴐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議者以為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創造巧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

惟上皇臨御日久去年冬敵人侵擾因厭萬機之繁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為唐睿宗因星變而荅天戒太子皇懼入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帝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歡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為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邪雖使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閒言

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邪羣臣親邪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寮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語皇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勇智度量豁達不防姦邪浸以欺惑既已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興嘆大革獘端蠲除宿害質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遵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

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爲陛下感激陳請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接萬一上皇聖旨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姦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羣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耻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剛决儻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盛陛下鑾輿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公卿百官士庶耆老當皆往迎稟聖意悟

前日之去忽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付託之重使患難稍平京師人安庶事修舉人心歡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為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已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直之士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賛上皇日侍燕問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真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已畜神斂

明清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為天子唯父為尊得盡生養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纖芥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讒邪不入慈愛愈隆則天地鬼神保祐聖躬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衷夙

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
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臣死有餘責
伏惟睿慈特賜裁處臣不勝恐懼激切之至先是門
下侍郎趙野往奉迎而讒人離間兩宮公輔奏乞劄子
上覽奏感動遂除公輔見闕諫官　詔河北三帥固守
三鎮詔曰朕承太上皇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
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
宗廟之靈守備弗缺久迺退師而金人屢盟終弗可保

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尼堪兵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已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與三鎮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遺史曰金人入京師也城下之盟割河北東三鎮以講和好金人退兵至是太原猶堅守

不下而河間中山亦為國家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且議者謂三鎮之地不可割遂令固守乃降是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癸未盡二十八日甲午

十七日癸未太上皇回鑾次南都遣李綱出迎并賜行宫官馬茶藥銀合　傳信録曰先是太上皇回次南都不進批吴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其意皆言事且不測余

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爾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而徐處仁等謂余此行有賁育之勇余笑曰古人猶單騎見敵况故君乎上令余賫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

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奬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治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蒙聖恩寛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善公者余

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無道之國水不冒浸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猶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自運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問敵騎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敵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

豈復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大度之不可及也語既
浹洽道君曰前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
巳受圍恐為金人所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
曰方艱難時兩宫隔絶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宫
事亦不容無不致者在聖度黙知之而已道君因詢朝
廷近事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毁折夾
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
不當道君之意者每得御筆批問輙有懼不進膳臣竊

譬之人家尊長出而有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刼掠須當隨宜措置又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懼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邊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稍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

皆喜以此慰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以謝而退
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次拱州見迎奉
道君禁違寳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
趁南都至是道君燒香儀物適至南都士女夾道聳觀
得旨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茶等二月三日辭再對於
幄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
傳位奏天所作者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
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再拜上書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
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效致
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
大寶於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兾遐邇歸
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
是兵革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
願天昭鑒臣弗敢妄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
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

庶安社稷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伏望真慈特賜省覽臣謹因神霄直日公曹吏賚臣裦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望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以聞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欲居西路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乃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禦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

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語奏知後上
批答曰卿適來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
十八日甲申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兵出榜曉諭勘
會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闕狀申據探報大金兵馬約
二萬餘於中山府北塘河岸北蓋起五六座橋兒搬運
車仗過岸止蓋及已有過保州界分之人所有本路即
令並無敵馬州郡守禦平安又中山府路安撫使詹度
奏三月十八日金人到城下探知城中有備及人心堅

確往往連夜發行車伏及路披寨北歸兼令王觀察同
程瑀到城下云非是不來打城乃為兩朝和不欲違盟
我大金人馬與太子郎君暫且北頭去也不是怕你本
府自閤閉以來不住接戰斬獲數多兼曾殺其四太子
多斯德大王等部長及城上多張神臂弓矢石等東門
擊射金人往往畏避不敢輕犯窓使人探得敵情大段
憂疑至數日必是遁去又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
南北市曉示各令知悉

十九日乙酉太上皇后還京師車駕出郊奉迎

二十一日丙戌太上皇田鑾至南都

二十三日己丑高世由等守澤州有勞除直龍圖閣通判時惇除直秘閣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澤州高世由等守州城使尼堪不敢以兵入宜加褒賞詔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知澤州高世由特除直龍圖閣通判惇可直秘閣其餘守城有功人令世由具等保明聞奏奉勅下項朝請大夫權知澤州高世由可直龍圖閣朝奉

大夫通判澤州時惇可直秘閣差遣如故勑高世由等承平日久戎備浸隳屬敵騎之侵凌悼吾民之犇潰爾等以奮於忠義克保孤城相彼經行率多降敵稽考其效敢後褒旌服我恩榮終全名節可依前件

二十四日㕑寅姚古收復隆德府河東制置姚古狀申尚書省恭依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已於今月二十四日收復隆德府訖及生擒偽知府姚璠太師通判郝仲少監知縣儲汶并知通印記今解送姚璠等赴

闕者　幼老春秋曰姚古克隆德府初姚古為熙河路經畧使也鞏州王德有赴功名之心以武勇隸其麾下古為河東路制置使以兵救援太原府也與宣撫司幹當公事折彥質相遇於懷衛之間未得敵之虛實聞隆德府威勝軍已為金人所陷没古乃遣德硬探德斬金將一人持首以還具以虛實報古遂補進武校尉復令德往且戒其必得生口將親詰之德許諾引十六騎疾驅入隆德府生擒偽知府姚璠太師以還古大驚謂曰昔傳

介子班超之倫何足以相擬他日功名須遠到古即引
衆疾趨復取隆德府擒僞通判郝仲少監僞知縣儲汶
并知縣印記觧送赴闕上臨軒問姚璠被擒狀璠曰臣
爲夜叉所獲自是德有夜叉之號　范仲熊北記曰姚
古别將陳廸擒大金所置知府姚璠以歸手詔諸路選
將練兵　手詔諸路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納闕額繕
治器甲儲蓄芻粮預備軍須陜西諸路召募敢勇河北
訓練保甲盡数團結陜西選擇保甲三萬人分作十軍

㽦澧路弓箭弩手揀選六千人一千騎湖南北路峒丁選揀各千人聽候朝廷指揮河北京東西弓箭社射生户預行團集仍具的確人数申樞密院

二十五日辛外李綱自南都囬至闕中山路安撫使詹度河東安撫使張孝純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闕　守城有功並除資政殿學士　宇文虛中落職宫祠鄭望之李鄴㬎除户部侍郎并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廸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宫

二十六日壬辰姚古收復威勝軍　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人出榜曉諭河北宣諭使种師道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逐金人出界臣措置催督進兵救援隨機應發追逐掩擊去後今月十日據种師道所申契勘金人兵並已逼逐出界其中山河閒府兩鎮并沿邊諸州軍並平安奏聞事又中山府路安撫使司奏契勘金人三月三日回途再到本府臣率士卒撓其寨柵敵知難攻遂過塘河遂還北去今月四日五更保州等處廹逃出

寨並已過易州地分去訖本路保護僖祖順祖陵寢並無蹤𧗾本路前後接戰及刼寨共八十餘次斬獲及擒敵兵共計五百九十九人及奪到生畜八千五百五十三頭疋口雲梯鵝車洞子器甲旗鼓等一萬七千四十六副件燒奪粮草四十三車奪到金銀疋帛等奪田𤳳去京畿及諸州軍人口五千二百一人一面散走歸業人口不計数目并收到遺下粮斛約六萬七石見行盤量奏聞事又河東路制置使姚古狀申恭依聖訓分

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三月二十四日已收復隆德府生擒偽知府姚璠通判郝伸知縣儲汝二十五日又收復威勝軍了當又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諭各令知悉

二十七日癸巳李綱自應天府奉迎回乞宮祠　傳信錄曰是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為不

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或之者疑之也古之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猜不解如所謂竊鐵者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

多疑所言不足採上笑之而南仲艴然怒甚旣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執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士陛下素已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菲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敵騎出疆道君鑾

輿還闕然後求歸田里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安敢復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因再拜辭上出居啟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劄子曰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故當狥國忘軀而於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輙伸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蠢愚學問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

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彊敵內安衆志上賴宗廟
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金人退師京邑安疆傳檄而
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
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意氣
索於憂虞內度綿薄實難勉强況今朝登老成賢智並
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於海隅自此天下豪傑
忠智之士當連茹而進內修政事外禦强敵以副陛下
嘗膽卧薪之意顧如臣者材術既踈心慮憒耗深恐有

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樞密院事特除一
在外宫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
保國期於異日干冒天威取進止奉御批令封還卿奏
豈可如此托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有請雖累
百章亦當封還　誅趙良嗣於郴州監察御史胡舜卿
陟奏伏見今日搆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
良嗣始今猶居郴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奉聖
旨趙良嗣取首級令廣南西路轉運使李昇之監行刑

子孫送吉陽軍編管
二十八日甲午李綱再乞宫祠第二劄子曰臣適具奏
以備經憂虞心慮憒耗乞罷臣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
宫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
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捐軀所能上報切
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
難國家多事遂被奬擢得見危致命少效臣節都邑底
寧刁斗不驚斯皆陛下聖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

危疑之跡跡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有今日常顧俟敵馬既退三鎮無虞上皇鑾輿還闕二聖重歡目覩盛事乞身歸休安於田畝乃其素志適今早進對於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疑臣結搆乃至欲御史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管横遭誣衊有玷國體寧不動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獲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矜使遂所請未填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見

搬出啟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札依已降旨不許搬出啟聖院依舊赴院供職第三劄子曰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難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庭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蓋以時方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於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敵馬既囬國

勢初定庶幾引退以補前愆至於貪位慕禄則非臣之素志也況因庭對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苟包羞忍耻强顔取容不唯有玷國體然亦將取輕於陛下其何以恊賛帷幄之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天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上無愧於古人伏望聖慈矜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使顛躋荷恩無窮没齒難保見今已在啟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筆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令還卿奏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

言中人不可預軍事臣嘗覩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
爲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
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爲後世深戒者國家近年
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爲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
選將擇帥固當委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
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臣竊見近者河
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今日報將兵復驗首提點
賞犒催促粮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

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馬各兩隊防護若近裏勾當抽摘隨行防護如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身赴敵死於行陣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它時為制將自兹始矣臣又覩童貫之初用事也為河西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

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終之爵郡王
職樞筦譚稹之初用事也亦臨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
而為勾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末乃為河東宣撫使
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為承受預軍
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
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稹者乎易曰履霜堅氷至言防微
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内命將帥以
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宜恪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

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為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丙申盡四月十六日壬子

三十日丙申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蔡攸前去省侍太上皇自淮浙回鑾已泝汴過宿州先

是蔡攸已授降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已解行宮又有旨令攸專一扈從道君還闕攸具奏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宜退伏田里乞依已降責命罷專一扈從職事間又差攸行宮副使朝臣慮攸入京城別肆奸心乃上言故有是命臣僚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綱紀使朝廷失信於四鄰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

尚遲回近向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三月三十日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為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勑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誣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去凶若

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無惡敢廢刑章
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疎虞
不學之資使輕爲果敢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
紹述之名公肆刼持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
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畧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浪費偷
爵禄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深痛而無復樂生志士殷憂
而至於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貽丕屢因衆惡
而斥跡卒以自營而收召乃至交通宫禁黷用邦財真

同妾婦之為孰與穿窬之恥逮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
艱虞靡知狗國之忠但岀全軀之策靖言龘敗已無及
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髪彈章疊至匪朕敢私
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滋根務灼知禾稼之
傷原情本合於殲夷遠佞姑從於屏棄體予恩宥無怠
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四月三日巳亥太上皇至自鎮江府車駕出宜春苑奉
迎太上皇還自鎮江上岀郊奉迎太上皇戴玉並桃冠

著銷金紅道袍入自宗門都人皆夾道觀之無不欣喜

居於龍德宮耿南仲建議盡屏其左右於是內侍陳思

恭蕭道李琮張見道十人並行貶黜不許入門敢留者

斬

六日壬辰車駕詣龍德宮起居靖康遺録曰上皇每有

手筆付上自稱老拙謂上為陛下猶時取財物須賜左

右上令開封尸籍所入龍德宮物數目有得賜者出即

納之於官　李綱狀奏乞免從駕再入劄子乞宮祠臣伏

蒙陛下特賜中使宣押赴祥曦殿問起居從駕難以口
述已具劄子乞在外宫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
駕詣寧德宫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趍赴伏望聖慈
特賜蠲免具狀聞又第四劄子乞在外宫祠奉蒙諭允
令早御欒梁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宫
臣不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
方欲再具劄子上冐天聽復蒙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
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

區區之志欲只俟邊境寧靖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丐外補已嘗累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輙發伏望睿慈察臣悃辭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具四劄子奏知取進止四月一日奉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指揮勿更有請詔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難實賴共濟不得再有請便赴院供職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

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至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隔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賴以為輔佐者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為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宫祠特降親筆手辭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温詔遂窺雲漢之章既明辯其謗讒

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溥感激涕零伏念臣績無奇迂愚有素幸逢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於常倫得謗遂生於意外儻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於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黷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博陸之譖實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銷鋒鏑方日奉於睿謨捐軀命以報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李綱奏

備邊禦敵八事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

不肯陷溺淪沒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敵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即今出疆臣恐秋高馬肥敵必再至以背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謹上條具所以禦守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雖累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以捍頭目為今日之計莫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間建為藩鎮擇帥

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其將士習戰陳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洲與營平相隔黄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分濱棣博德建横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熈寧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閲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近及一半宜遣使團結訓練各令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

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激勸之彼既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遁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敞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更為給地牧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塞責而馬無有善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

東拒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行舟所以限隔敵騎爲險固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害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下低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頹圮湮塞宜徧修治而近四輔諸郡畿邑皆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敵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爲敵馬殘

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稅以賑恤之往年方賊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緣邊諸郡積蓄豐衍則敵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煎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地分益陝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民心

臣寮上言將擅去朝廷人先賜罷

黜以允公議先是上皇東幸亳州大臣權貴不聞恤國家難者皆乞扈駕將家屬從其餘百官家屬去者侍從尚書而下逃遁者如張權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故有此論　舉使臣武勇指揮聖旨在京令監察御史以上在外令監司知府軍及路分鈐轄以上候指揮到限三日於大小使臣內公心選擇曾經邊任或戰陣及有武勇可以統衆出戰之人各舉二員開具歷任脚色保明奏聞即不得泛濫緩急擢用仍不妨別處注授及

具一般文狀申樞密院

十五日辛亥斡里雅布回至燕山許採陷燕記曰先是斡里雅布陷燕山進兵南冦留蔡靖在燕五月十五日斡里雅布棟摩國王郭藥師等自南歸而肅王張邦昌同行士大夫見之有泣下者斡里雅布來約蔡靖以下官於昊天寺相見遂袖中出本朝所與國書令王芮等讀示蔡大學讀訖斡里雅布乃謂蔡公以下官曰趙王失信致我南侵却聞少宰甚得人情不然我未回來官人等且安心

坐為有少邊事議未定纔候定當却令與肅王同歸兼亦欲將少金銀令充果實費其言頗似婉順良久又謂蔡公曰大學有事可以說及蔡公曰念靖南歸斡里雅布大怒頭面發赤曰待與他商量些好事都不肯商量却只要歸好與穆克珊坦塔穆克珊坦塔者棍子獻殺也明日獨遷蔡公一家於皇城衆皆為公危之詰旦余往見侍中劉彥宗曰昨蔡大學見二太子語稍方聞已遷皇城或者恐有不測之禍望侍中與周旋之彥宗首肯曰少

閒當言之請無慮余既退又遣人諭及曰但放心決保無虞後聞彦宗入皇城中既回乃往見斡里雅布又兩日復遷蔡公於高團練宅巡邏呵衛之後斡里雅布又來約本朝官於姚村淀觀射柳見肅王張邦昌已在而王雲曹曚亦來坐次甚遠語言不相接斡里雅布乃謂蔡公曰太學忠臣也但安心將來和議了便可隨肅王過去因自酌酒三盞與蔡公飲之名曰過琖厚禮也　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

都監凡七人節要曰斡里雅布初入燕山尼堪初入河東稱都統府至是改曰元帥府乃劉彦宗之建議也以安班貝勒錫里布為都元帥金皇弟隆普伊拉齊貝勒尼堪為左副元帥金皇子斡里雅布為右副元帥金皇弟達蘭為左監軍烏舍為右監軍金皇弟棟摩為左都監契丹耶律伊都為右都監東路之軍斡里雅布主之西路之軍尼堪主之金人呼作東軍西軍東路斡里雅布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彦宗主院事西路尼堪建樞密院於

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金人呼東朝廷西朝廷

十六日壬子太學生陳東上書辭免恩命及論列蔡京父子書曰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勑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姦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合

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復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彦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叩閽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恩寵令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所言姦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金人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寳位屢勞北顧之憂事至如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即位

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況欲禦外侮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誰敢懷姦慢國如京等耶敵人聞之必望風遠遁此臣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於初四日早聞得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洶洶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為陛下言者故乞亟

復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社稷大計奮不顧身為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詰戎兵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盡修而戎兵未易詰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蠹弊正須振頽起廢凡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柰何欲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

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
公道不行則雖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
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逭
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
天下之憤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
神器動揺國本天下共憤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百𤰞
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近日言者備疏
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

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殛誅其人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為之營救也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附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心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為天下朝巳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為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為退宋

之讖也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至侯之告變而謬為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植以妖術附之張大成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複道曲河相通宮禁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為帝姬宗族姬此其用意猶章章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令天子之

女悉從已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寥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通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攄御史中丞余深實主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欵及京必令禁毀京遂幸免其後攄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絶天下議已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為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

兄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為宰相卞為元樞弟兄將相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焰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僥冐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適在陛下即位之初不顧警擾不勝社稷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勔等盡挈家屬强挾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隅離晨昏之念日軫聖懐蔡氏父子祖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為名乃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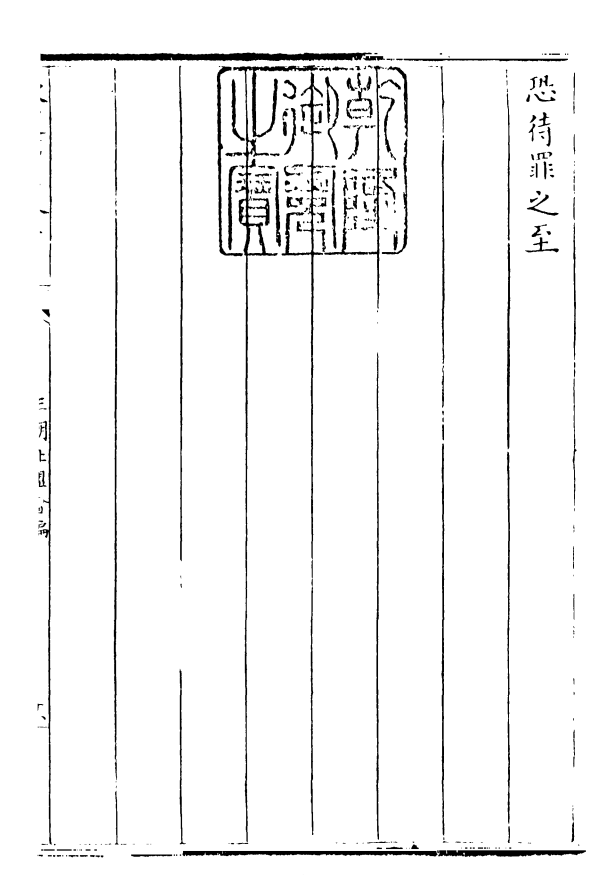
留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為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决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為賊用京固知金人割據必不能久有中原敵退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内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欲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子自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姦計每每如此聞京

前日在拱日夕飲宴樂聲不絶比至謫徃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城市偃蹇自若是曽以君父朝廷為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攸之為人驕淫狠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嚮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役雖起於童貫而攸實副之陷没士馬捐棄金帛不知其數買空城以給朝廷冐取厚賞躐致公師久領元樞之任前日金兵初起邊臣告急章奏累至攸輙

匿之乃於私家收拾金寳窖自為備在朝大臣皆作去計畧無一分捍禦之心直至金人漸逼乃始奏聞遂至潡兵衝突直造城下道路之言皆謂攸父子及貫勔等與金人結為内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所幸城中姦細數敗自知計弗得行乃挾我上皇倉遽遁逃聞上皇為攸等沿路刦持無所不至臣正月三十日上書正為此也願陛下早發英斷正以劚禍根則在朝廷之臣孰不為陛下所用如王黼梁師成非無黨與在朝廷者然二

人已死彼亦灰心雖欲懐私不可得已今朝廷大臣心懐蔡氏萬事掣肘遂使陛下刑威有所未當蓋京父子不誅而童貫朱勔亦得幸脫童貫之罪大於梁方平方平伏誅貫猶未也朱勔之罪大於李邦彦邦彦已死矣勔當何如蔡京父子之罪大於王黼黼既不免蔡氏父子尚可容乎陛下即位以來天下指日以俟京誅今乃遲遲如此天下失望聞京近到拱洛二郡百姓父老皆欲歐之今蔡氏父子所在之處萬一有為陛下羣起而

誅之以快積年之憤因成變亂陛下雖悔何及蔡氏不
滅則天下之心愈益疑惑終不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
乎敵國侵凌之患何時而已此皆大臣懷私不恤國計
陛下又不斷自宸衷必殺無赦天下何賴焉臣願陛下
處事勿屈法徇情以苟目前當事事思為萬世法正如
以臣上言之故遂欲自布衣加以爵命此豈可為萬世
法哉願陛下察臣誠懇追還成命臣獲安義分不勝幸
甚臣以一介布衣輙敢抗辭君命罪誠萬死臣無任惶



恐待罪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六至四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易藻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壬子盡二十九日乙丑

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郴州安置蔡攸永州安置臣僚

上言竊惟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

海内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横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

數萬騎直入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威柄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敗壞法度於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為矛盾至於包藏賊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前後臣寮累曾論其罪惡臣不復重陳造為亂階均犯大惡竄殛之刑獨加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賞罰以號令天下至於元惡大姦罪狀顯白乃復寬大雖天

心隆怨務欲保全奈天下憤疾何奈四方侮笑何若京及貫者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厭天下之意臣愚伏望陛下特加睿斷將蔡京童貫與王黼一等行遣庶使刑罰均平足以為賊臣之戒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蔡攸責授永州御度副使永州安置　王孝廸落職宫祠臣寮上言臣伏覩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彦主和議李棁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

間而措置乖方為國歛怨莫如王孝廸今猶以秘殿峻職出守巨藩臣所未喻也謹按孝廸天資庸陋無一可用為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為吏部尚書則吏部之事廢為翰林學士則文詞踈謬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彦姻家緊引為中書侍郎當國家艱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即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効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寶貨哉但温語勸諭無不可者孝廸輙大書巨榜揭於

通衢以金人殺戮刼掠為詞恐脇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閈之間無不怨憤所差從官指顧之間差牒未受降官致仕人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臨方面民必受害伏望睿斷特賜罷黜仍褫其職名以釋國人怨憤之情奉聖旨落職與宮祠　右諫議大夫楊時論姚古不救太原臣比聞尼堪於三月中自太原分兵入汾州界至四月復還太原往來二州之間如在無人之境所經縣鎮焚刼屠戮殆無孑遺

王師坐視不救若非已事至四月半敵離汾州還太原
統制林良器等四人方至汾州入城十餘日坐縻廪粟
無敢向敵者姚古節制諸將擁重兵躬自逗遛不進宜
諸將皆無肯用命也臣嘗論姚古逗遛以軍法從事久
未蒙施行令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
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瓊不受姚古節
制獨能引兵稍進諸將逗遛古實爲之奈何惜一姚古
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

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自金人殘滅契丹人人知必有南窺之意矣郭藥師逆賊也包藏禍心亦人人知其必反王安中見禍亂已形覬幸脫歸不復以告蔡靖抗章論奏而白時中李邦彥蔡攸蔡楙等蒙蔽苟安恬不加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當以前事為監不可緩也一失太原則大事去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置速正姚古逗遛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遴揀有武畧可任

者代之褊裨尤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唐故事則盡行削奪使白衣從軍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强敵長驅而南益無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聽之林泉野記曰古陝西人為邊將從童貫戰西夏屢有功又從收燕山累官秦鳳副總管後為熙河路經畧使加節度使金人入汴率衆勤王圍解加檢校少保河東置制使及敵再圍太原詔

諸將解圍古及种師中聞敵兵少不知其詐也於是各率兵數萬約古出河東師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勝軍師中慮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敵諜知以輕兵拒險使古不得進以重兵迎師中至榆次縣相遇大戰師中死之後數日古遇敵於盤陀兵皆潰于平仲善騎射從童貫戰西夏成羣勇冠三軍平方臘立奇功從种師道入援都城上密令以屯兵七千刼敵寨不勝李綱范瓊王師古率兵援之皆敗平仲被殺

令上即位思其忠勇疑平仲不死詔諸路尋發赴行在
十八日甲寅詔以虎符起兵詔曰朕初嗣歷服遭時艱
難北方之衆敢肆陵侮侵入邉境達於京畿賴宗廟社
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
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屏去姦回決策
堅守今者重兵尾襲敵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
然而敵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
符起天下兵扼控邉陲蕩攘羣敵則何以震慴遠人奮

張國威以定中國之策詔到仰諸路按撫總管鈐轄司名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甲兵儲蓄芻糧預修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獲已共攄大憤以圖休息茲惟其時　徐處仁奏行馬政徐處仁劄子奏臣聞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領以太僕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各六閑為祥麟鳳苑二廄以繫飼之後又增置飛龍廄於禁中初用太僕卿

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於邠岐涇寧間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又折八監於河西豐曠之野方其時天下以縑易一馬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至開元中王毛仲領閑廏初監馬二十四萬匹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倍蒔苜麥苜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他畜售絹八萬用是觀之馬政得人其利如此今川陜馬綱道路芻秣不時北至京師

僅存皮骨給與諸監往往不堪餋飼斃於牢櫪所費雖
多無補軍政今欲乞令外路軍合請馬兵給級劵差官
管押親詣陜西見今有馬監據合用數請領其不切餋
飼致有死損外嚴行科罪雖有往返勞費然自此軍人
各得善馬可備出戰為利甚大所有起綱馬至京選大
小使臣管押添差人兵嚴立殿最賞罰必行庶幾稍革
日前弛慢之弊左右騏驥院每月令本曹郎官察院御
史太僕少卿分詣點檢騏驥院官吏及教駿兵級據所

管馬死損多少以為賞罰冀馬政漸修禦戎有備如蒙聖慈允許乞送詳議司檢具各行條制及畫一措置事行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　徐處仁奏乞拘戶絕田土召募鄉兵徐處仁劄子奏臣竊惟金師遠遁邊鄙稍寧正當預講經遠之謀以善其後訓兵積粟令正具時然多屯兵則糧運至難少屯兵則不足禦敵要之二者皆非經遠之長策也臣今欲乞委河北河東京東西安撫提刑司京畿提刑保甲司根括州縣逃移戶絕籍

沒應係官田更不出賣召募强壯之人授之以田便為永業各養堪披帶戰馬一匹其項畝之數課習之法部轄之階級賞格之等第並依陜西弓箭手條法無事則服田力穡有警則釋耒荷戈武藝高强者與給賞捕盜有功者稍加録用使之競勸樂於征戰以上並合人情願仍許世襲則一二年間可得精兵數萬既皆土著之人習山川險易且有保護墳墓財産之心遇有警急人自為戰較之發兵以往萬萬不侔唐韓愈云興兵滿萬

不如召募數千此之謂也仍欲乞將河北等五路給養馬戶下所養之數願依弓箭手計地養馬教習者聽其給項畝亦依弓箭手若人戶自有田業願養馬習戰者將戶下田土依弓箭手所給項畝免夏秋二稅及諸般科役專委提刑保甲司春秋二次遍行點檢課試激賞並如弓箭手法則又可得騎兵數萬要在監司帥守悉力奉行委有積效優加精擢如或更似日前更張虛數僥冀賞典及漫不加意州縣當職官及監司並宜重行

誅竄以革誕謾之風數年教習既精軍聲必振不惟可省轉餉之役兼可漸成安強之威其法既成其利甚博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如蒙許允即乞送詳議司檢具合用條法畫一約束事件行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自後亦不見成效　耿南仲門下侍郎勅曰為君莫大於知人用人莫先於求舊置諸左右心惟正直之臣重於典刑蓋願老成之智眷時賢弼進貳東臺肆敷寵章以昭茂烈大中大夫尚書左丞耿南仲清明不撓惇

大有容廸德為君子之儒窮經得聖人之㫖道適堯舜之正言合稷契之忠翊賛青宫久資調護之益參陪岩廟更殫啟沃之誠智侔蓍龜氣貫金石矧薫門出納之地大政襟喉之司兹疇儁庸用申褒律噫吕望天下之大老蕭何一代之宗臣惟我耆英豈愧前哲勉攄所學永底丕平可門下侍郎

二十日丙辰斡里雅布發常勝軍歸本貫至松亭關盡殺之以郭藥師為燕京留守斡里雅布回至燕即令常勝軍

納馬已而納器甲弓劍其自南歸所部常勝軍三千人行至涿易亦令納器甲至燕山又令納馬立賞以捕之而常勝軍無敢齟齬者四月十八日金人榜市曹云先起郭相常勝軍皆鐵州人久離鄉土墳隴仰於四月二十日盡歸本處居住常勝軍官不欲行千人長百人長等數十人往見斡里雅布辭其行斡里雅布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等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等尤厚斡里雅布曰天祚待汝厚汝反天祚趙皇待汝厚汝反趙皇

我無金帛與汝等汝定亦反我我無用爾等於是皆惶悚而退既行遂遣部衆四五千騎以搜檢器用為名於松亭關路無問老幼皆掊之并取其財物由是常勝軍之起義八千人皆盡而藥師平日所謂牙爪者無類矣又遣人於令徽家搜器甲令徽甚惶恐又賜郭藥師姓完顏為燕京留守實不與府事後斡里雅布劉彥宗同過山西與尼堪議事繼而藥師並家屬亦徃或云拘之泊沒中矣　中興姓氏叛逆傳曰郭藥師契丹將也初遼

人為金人所攻召募遼東饑民先自宜州募到者謂之
前宜營後募到者謂之後宜營如前錦後錦乾顯大營
嚴州營總為之怨軍以董小醜羅清漢郭藥師為將領
隊長以統之有八營共二萬八千人董小醜被誅羅清
漢率怨兵作亂遼人遣蕭幹討之藥師內變殺羅清漢
就拾安蕭幹擢用為統領燕王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
藥師累功守金吾衛上將軍守涿州燕王死童貫以大
兵駐高陽關藥師因涿州刺史蕭慶雲先遣團練使趙

鶴壽奉表降於貫將精兵八千鐵騎五百并一州四縣皆歸於朝廷加藥師處州觀察使令隸延慶軍為鄉道藥師𤨏入燕之策延慶從之遣藥師選常勝軍及西兵五千騎同襲燕山藥師遣素隊雜鄉民奪迎春門入陣於憫忠寺前遣七將把諸門進兵抵宣和門外遣人諭蕭太后令早降不從契丹領兵死戰藥師退走毀關門下馬步戰又敗皆棄馬與楊可世墮城而下兵將死傷大半契丹四軍大王蕭幹牽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以示

延慶軍恐而潰後以平蕭幹功加節度使金人以燕歸
朝廷與詹度同知燕山加檢校少保藥師以節鉞欲居
詹度之上朝廷為移師度河間府藥師以降將上寵遇
賜賞之厚不可殫名或引之入宮禁藥師浸驕識者必知
為朝廷憂時人比之安祿山詹度在河間嘗奏曰昨蒙
恩師燕竊見郭藥師瞻顧不常輒懷異向蜂目烏喙怙
寵恃功兼常勝軍暴掠燕人子女攘奪居舍藥師縱之
不復彈壓臣常論其逆節已萌及尾大之患漸不可長

仍乞以閑田撥常勝軍計口支粮以便公私皆不蒙施行而藥師凶横日甚居處服用率用國儀仍僣舊主之禮加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臣竟緣藥師不依御筆官序互有論列尋蒙改命河間自後雖與之通書講鄰邦之好然探賾往來之人知藥師必有陰謀所以夙夜守疆密為之備計其利害不在燕山之下今果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測緣臣素與藥師嫌疑當此之際固當竭力挫其奸謀更

速援兵庶幾殄滅以寬聖主北顧之憂詔梁州盧宗原體究未行而闍斡里雅布犯燕山藥師出兵河朔與之馳逐其將張令徽不戰先走步軍隨逐大敗藥師執安撫使蔡靖轉運使吕頤浩與權提舉茶塩沈琯以燕山府叛降大金盡以宮禁奢侈中國無備之事告大金導之京師將二千騎至潞州先據橋南以邀王師擁入河者數千直至城下大金用之大金退每用藥師陷河北諸州斡里雅布回至燕山知常勝軍反覆下令盡發歸本貫

至松亭關遣部衆數千騎盡掊殺人以藥師為燕京留守又遣平州後尼堪以伊都叛疑藥師預謀追至元帥府獄鞫之既而獲免藥師家富於財牛馬不知其數奴婢千人尼堪謂財能動人盡奪之因歸遼左之域子安國亮時預南侵之謀亮至淮上統兵為先鋒亮被殺安國為亂兵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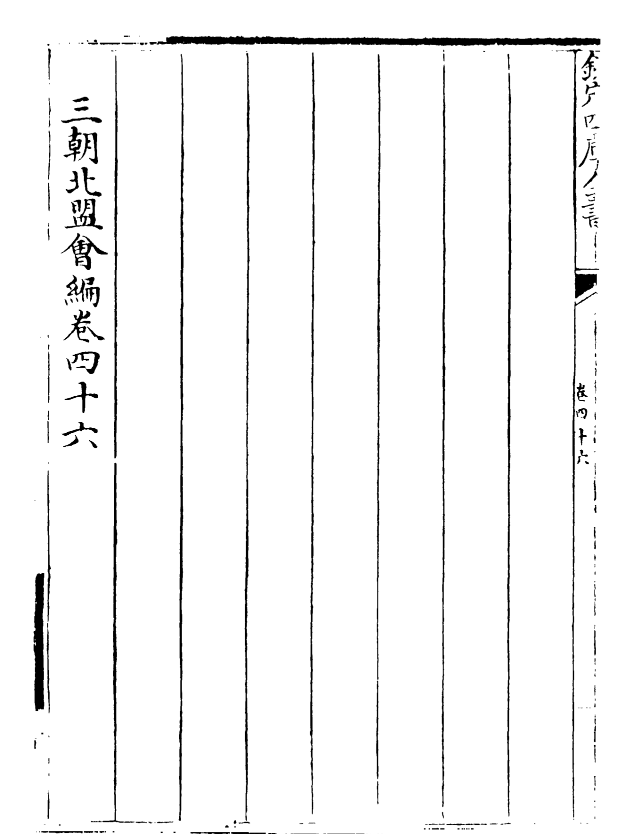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甲子鄜延路軍馬使黃迪與陝西諸路人馬黃廸等駐軍於汾州東北上賢採騎報金人兵馬見去

三十里下安寨是夜權都統黃迪令造飯擐甲以待見敵至傳令云不得出兵各守本寨

二十九日乙丑何灌子孫並行羇管姚平仲令立賞捕捉臣寮上言何灌姚平仲敗事其何灌子孫若行削奪羇置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心至姚平仲恐當差人根捕行遣儻或又如往歲藏竄半年以復用無所懲罰取進止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何灌子孫並勒停送唐州羇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文告捕

白身人補承信有官人轉三官　尼堪破黄廸寨諸寨皆被害是日侵晨尼堪遣甲騎千餘人自太原路來至黄廸寨前立移時觀望我壘是時王師駐於上賢者凡九寨並在北岡上皆相去數里咸遵黄廸令並不出師金人繼又有騎兵分九頭項前來並有别騎去寨三五里間其元來者甲騎乃趍汾州路去把我來路其九項兵馬各對一寨駐馬騎久望黄廸寨者先來逼壘乃遣神臂弓三隊出寨於高阜處上射其兵馬相射移時我

矢告盡廸復遣三隊出寨方將半敵兵不避矢石俱直衝轅門廸寨遂破繼而諸寨皆被害其器甲軍須悉皆委棄官兵市民泊運粮人夫死於難者無数餘皆奔潰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六